



第一名

來發

林再發

## 來發



林再發

來發覺得自己一定是聽錯了，清仔怎麼可能會討厭他呢？明明他是這麼眷顧著清仔的手機攤子的，不是嗎？

那個時候，清仔就在來發家附近擺攤，賣時下最流行的手機套，清仔總是將手機套小心翼翼地從袋子裡取出，然後一個一個地擺放整齊，而他擺攤的桌子也不隨便，雖然那僅僅是一張佈滿ㄅㄆㄇ注音符號的學字折疊桌，清仔總是先花上五分鐘仔細擦拭的，深怕平時堆放在空地上的小桌污了那些展示的手機套。來發心裡記得的清仔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，清仔人好，動作也細，老婆總說來發若有清仔那一半的龜毛潔癖，她也可以省去半天的家事了，一定沒錯的，清仔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啊。

然而清仔擺攤的地點，卻總是讓來發覺得不大理想，清仔的小攤子雖然在大馬路邊，但是這裡畢竟是安平五期，五期是海埔新生地，後來才漸漸多了人，

但是人口從台南市區慢慢遷入，也不過就是這十年來的事情，因此五期這裡最多的就是平房和連綿無盡的透天厝，以及空置的大樓與新建案，哪裡來那麼多人潮呢，來發經常建議清仔應該轉移陣地，譬如說搬到安平古堡周邊，或是人潮洶湧的安平老街，租錢或許多些，但是機會總是也多點。

清仔總是笑一笑，說是保守些得好：「恐怕我是沒那個身命賺大錢喲，哪像你，發財的機會隨便就有。」來發無奈，但聽清仔這麼說了，除了心裡替他暗自可惜以外，也覺得來發是由衷地看得起自己的兄弟，又更增加了要幫忙清仔發財的決心。

然而其實，來發是名跛腳，說來境遇又較清仔更為不易，清仔雖然兩袖清風，別無恆產，但下無子嗣、上無父母，老婆也在小電子工廠裡當作業員，小家庭勤儉些，也是容易的；來發除了身體上的不便，還因為前幾年受人矇騙合夥，倒了上百萬的債務，把

過去攢存的積蓄全給賠光了，然而年紀一大把，要再謀生談何容易，勞動的工作嫌使不上力，動腦的工作又毫無背景。因此，對於年邁的來發來說，初出社會的兒子無疑是他老夫妻倆希望的來源，兒子學歷不高，但生來一張俏臉與甜嘴，從小就廣受街坊鄰居喜愛，出社會後便進入靠嘴吃飯的保險業，還果真混出一點名堂來。

來發夫婦既然生活所需全靠兒子，總覺得心裡對不住，讓兒子初出茅廬便背起老父母來，於是，來發想出了個妙法，既然兒子的嘴皮子遺傳顯然來自於自己，不如也就閒來無事信步走走，幫忙兒子拓展人脈，若能因而替兒子結出善緣、買了保險，那麼自己就不至於造成兒子的額外負擔；來發心中暗下決定之後，便鎮日在住家附近像蜜蜂般盤旋，而由於來發走路顛簸搖晃，本就容易辨認，而來發的嘴皮子又十分溜達，到哪裡都與人搭得上話，因此很快地便在五期

一帶結識了不少人家。

清仔便是來發這樣認識的。某日，當來發又在五期一帶搖晃過街的時候，看見公有停車場旁的大馬路邊，竟多了家小攤子，來發趨前關切一番，就這樣結識了清仔。清仔人如其名，像清湯般順口不黏膩，話不多，人長得清淡乾淨，來發一見便覺得這青年人十分討喜，便抓著清仔說東說西，連忙把五期這一帶裡他所認識的人家全盤托出，非得要讓清仔快速進入這地盤裡才行，這一帶的人家在來發的口中道來，簡直如同地圖座標般清晰：右前方的大樓主委人很熱情，轉角義大利麵攤的女老闆為人慷慨，藥房老闆娘則不可接近等等；清仔一邊擦拭木桌，一邊微笑傾聽，並未多說些什麼，來發覺得這青年人動作纖細又沉穩，總沒來由地覺得清仔是個好人，心想他必定只是時運不濟，改日若有發財的機會，他必定要推清仔一把，來發又想，清仔如今這樣必定也無閒錢買保險，因此

他只隨口提及自己兒子在某某保險公司上班，至於詳細保單資費等等，便全沒說出來。

於是從那日之後，來發的蜜蜂盤旋工作又多了一樣了，他現在除了替兒子結識推銷保險的人員清單之外，也兼負告知新開手機攤的消息。來發逢人便說：「空地邊的那個年輕人可憐喲，手機套擦得乾乾淨淨的，都沒人買，要是有人缺手機套的時候，不用去夜市，去找他買。」

而除此之外，來發自己也向清仔光顧了好幾次。來發進行他的例行盤旋散步的時候，清仔的手機攤就是他心目中的中繼休息站，來發認為攤子必須有人氣才会有買氣，因此當他信步疲倦的時候，便到清仔的手機攤前稍事休息，兼關心清仔的每日生意；然而站著站著，若是生意冷清的時候，來發總覺得不忍，因而在不知不覺之間，來發的手機套便有了三副，兒子也有三副，就連節儉的妻子，來發也替她買了一副替

換，如此行為自然不免在回家後討妻子一頓好罵，但來發總是向妻子說情，說清仔的生意如何冷清可憐，妻子一氣之下也沒好話，只叫來發掂掂自己斤兩，便把手機套向抽屜底扔去。

久而久之，或許是來發的熱心廣告有了點效果，又或者是清仔的攤位旁多了家香味逼人的鹽酥雞攤，於是捎來了點人氣，清仔的手機攤生意逐漸有了好轉的跡象，雖不致門庭若市，但一天裡賣出十幾二十個總也是有的；來發見狀，心裡高興，也向兒子說起這事，兼請兒子幫忙催加油門，廣告給保險公司的客戶週知。此後，不僅馬路邊的路過人們無意間成為清仔的客戶，加上俏臉甜嘴的兒子廣告之下，間或也有保險客戶、業務人員特地趨往捧場；清仔擺攤的空地由於是台南市政府閒置的公有地，附近居住人口漸多之後，鹽酥雞攤、臭豆腐攤，賣飲料的，賣滷味的接連進駐，漸成了提供附近居民吃食遊玩的微形夜市，清

仔的生意也於是更能做下去了。

然而，在這樣的一片好光景裡，某日來發例行他的黃昏散步之時，發現清仔的手機攤竟然消失了，且從此不再出現；來發心急想著，清仔生意正好，怎可能突然不做了呢？若是不做了，又怎可能一聲不吭，完全沒有通知他呢？來發細細回想先前與清仔的談話，也全無退隱跡象，清仔甚至還說他打算下個月兼賣點髮飾呢。來發愈想愈不對勁，然而左右遍尋其他攤位老闆，也全無人知。

清仔就這樣消失了。

清仔消失數年後，來發幾乎已經遺忘了曾有這麼個人的時候，某日，來發才再有清仔的消息，那是兒子來說的。然而兒子卻是氣急敗壞，要來發往後別再進行他的黃昏盤旋了，兒子說來發的黃昏盤旋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，附近的客戶能認識的早認識透了，而且最主要的，兒子說來發說話不經大腦，害他白白跑



了一名大客戶。

「大客戶——？」來發心想，自己幾時替兒子跑出了個大客戶了，自己怎麼可能有眼不識泰山呢。

「不就是那個清仔嗎，我前幾日碰見他了。」兒子說，清仔變了個人，衣裝光潔，還開著時尚跑車，現在跟老婆住在東區新建的電梯豪宅別墅裡。

來發聽了又驚又喜，清仔終於一洗落拓了，他就覺得自己的眼光不會錯的，清仔是個看上去就光潔的人，落拓下流只是一時罷了。然而兒子恨恨地說，人人都傳言清仔是中了樂透，發了橫財，幾年不見就忽而攢了這麼多錢，怎麼想都不合理；來發心想，那也沒錯，但總算是發了財，如今兒子也方便向他推銷些保險，那麼多的真心交情，總不會不值一張保單吧。

然而兒子卻說：「清仔說一張也不會跟我買！因為他說你爸爸成天跑來說我可憐，笑我可憐，還說我不會選位子擺攤，可我後來生意做起來啦，而且我現

在也發財啦，我偏偏一張也不買！」

來發這才恍然大悟，他是常說清仔可憐沒錯，但他是真心憐取清仔的啊，他希望人人聽了同情向他購買，可是原來清仔並不這麼想，反而覺得這是種取笑了。唉，來發心想，常人的心反而愈是柔弱啊，想想清仔連動作都那麼仔細小心，內心恐怕就更纖細了，自己怎麼就那麼粗心忽略呢；原來不是每個人都像自己一樣，習慣了跛腳，也不認為跛腳這話說出來是種嘲笑了。來發想這世間人心，著實難懂，過了明天，來發暗自想著，要更勇敢，但也要更纖細些，然而，搖搖晃晃的黃昏旅行還是要繼續的。